



戰國策序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跡，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灋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

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
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龍言納說之
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
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
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
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
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
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
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
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
矣。舊有高誘注。既踈略無所稽據。注又不
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
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
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
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
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

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
備七畧之闕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
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
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
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
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
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
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
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
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
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
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
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
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

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灋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

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灋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

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劉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
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
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
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
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
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
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
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
之國為之筴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
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
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
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
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
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
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

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
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
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
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
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
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
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
猶有所行會饗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
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
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
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
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
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
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
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

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
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
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
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
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
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
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侷爭權盡爲戰國
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
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
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
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
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
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
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
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

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
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儼背秦秦人恐
懼不敢鬪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
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
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
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
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嶠函之阻跨隴蜀
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
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
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
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
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
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
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
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
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

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
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
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
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
資據時而為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
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
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
智轉危為安運止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謹
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
書錄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

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

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

東周定為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橐而後繕寫已已仲春重
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

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
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
十一日書

鮑氏國策西周卷第一

縉雲鮑

彪校注

南陵徐乃昌
校勘經籍記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

安王

威烈王時此類並出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而陽

豎與焉

馮烈人問訓注豎道周過周君留之十

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四乘四馬所謂駟車駕韓

使人讓周

讓誰責也然則此時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正語之曰

使以留之寡人孤寡不穀知嚴氏

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中四日以待命也

待

命之小國不足

字行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

之也。元在東周而周君實為天子也。彪謂客之辯雖足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

赧王

周西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德都西

周共太子死。周紀云西周武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

適立也。商猶定也。司馬翦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

何不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左

成。楚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而

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

令楚王資之以地。封之資以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

辭為皆去音猶助也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展廡夫空

意也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為之。若汝也言楚王

然之意。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翦居中中國不便於相

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

說之相相國令之為太子。此策周紀有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曰王何不以地齊

周最。齊持遺也最周之庶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

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齊謂司馬悍

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

周君曰何欲置。置猶令人微告悍悍。一本悍令王進

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疑此悍得齊王意故委人

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闕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

立告臣為君不取也函治氏為齊太公

田和也始代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

呂氏為齊侯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

將死函治氏而屬其子屬囑同集曰必無告人以獨

知其良知今君之使最為太子齊周雖欲立之不肯告

耳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臣恐齊王之謂元作君實立果子亦周而讓之於最

讓飾也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君為多巧巧猶最為

多詐言不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哉非獨知之也奉養

無有愛於最也愛猶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楚王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為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

其重秦客謂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子之孫智瑤

欲伐公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遺之大鍾

載以廣車欲開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

受其鍾不相公伐蔡也信二年蔡姬沉舟盪公公

防有兵伐之蔡蔡叔度所封號言伐楚號聲言也其實

襲蔡無鍾鼓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兼有吞周之

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

惑之為惑故使長兵在前戈矛強弩在後名曰

衛疾衛行列也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

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楚王乃悅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報王三年也韓

徵甲與粟於周徵猶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蘇

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

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

以國聽以國事從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元作中

公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屈景皆楚族謂

楚王懷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倉廩空並穀所入無以

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攻之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

如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楚王

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元作粟於周

此告楚病也猶以飢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

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

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

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

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

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不通其使

是公以敝高都得宗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

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

而略周君為東周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以齊為韓魏攻楚

文也襲其父其薛薛屬魯國

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

秦此十而藉兵乞命於西周藉猶借也韓慶凡韓皆在周

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

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

為強韓魏是為猶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

更盛更猶迭虛實有時言不可常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

魏後或君不如令敝邑也周陰合為秦私而君無

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乞食以勿示秦君臨函谷

謂秦王昭曰薛公必不補不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

之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地即楚

策下東而元作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

楚王會秦秦留君令敝邑以此忠秦秦得無攻秦

得無攻元作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

出必德齊齊出之恩也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

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

卿分晉而君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薛

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

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

三國攻秦反反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

謂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德元作三國也順從

謂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德元作三國也順從

謂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德元作三國也順從

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

以利到元作秦若魏報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

魏東還必道周周必實之故西周弗利樊餘周謂楚王懷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謂楚王懷

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魏

則魏亦有得而獨言所以為之者魏雖多之盡包

二周東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

東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陽是也京北山陽皆有

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而包

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南陽郡注葉韓兼兩上黨

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

也今按東策周鼠再說金投秦策藍田徑山三章

所言則上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

趙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

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

年此二年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曰君不

如禁秦之攻周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

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則眾必多

傷矣秦欲持元作周之得持猶必不攻魏傷恐重秦

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

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而全

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却猶

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拒猶必因君而講與秦

和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若魏不講而疾支

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

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周君反見

梁囿陳留汝儀注魏惠王自安而樂之也綦毋恢

謂周君曰温囿不下此温屬河南言其而又近

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

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

猶為天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扞也而王無之扞

也無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

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

王曰然則柰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

小利謂温囿國小多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

觀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與温囿周君得

以為辭於父兄百姓六得戍援而私利元作温囿以為

樂得戍公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囿之利計歲

八十金魏人貢其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歲百

二十金周許魏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而贏

四十金贏有餘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汎論注致温

囿於周君致送而許之戍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

荒矣恢雖能得囿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周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主君之臣主君

君又秦重秦之而欲相者欲得且惡臣於秦欲代

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

行以免已之相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

重秦此下或人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輕秦也

公必不免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輕秦也

公之事成元作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且

誅矣意其惡足

○蘇厲亦秦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

邠者蘭及離石屬西比日白起秦將武是攻用兵攻

字言善又有天命也得大今攻梁魏梁必破破

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左右

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養由

基曰人皆善善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

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去竹之支也

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

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拘今從史撥弓一發

不中前功盡矣盡猶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

趙取蘭離石邠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

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履也一攻而不

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四年有

楚兵在山南

山吳岳屬扶風也

伍

元作吾得注楚將也高

將為楚王

襄

屬怨於周

屬連也

或謂周君曰不如

令太子將軍正

周太子也將軍去音軍率也

迎伍得於境

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

楚曰

使微漏其言

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

也

此以器得其款識去然

王必求之楚而伍得無効

也

効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故無以効

王必罪之以其欺也彪謂此

免國於難可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

道以微

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

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謂周君曰

除道屬之於河

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

之韓魏必惡之惡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

道廣可

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

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君雖不欲與也

與之楚

必將自取之矣

秦曰周君周君難往

意不欲往

或為周君謂魏王鞏曰秦

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

河南洛陽也時未

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

往以魏兵在

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也

逆度而

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

最時

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

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汪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

也秦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其言得交善周秦

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紀四十五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

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

天下畏秦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勝攻雖

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

罷秦罷疲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齊而與

則必疲秦戰戰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

宮他周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三晉時屬

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秦飢而宛亡此

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

蔡而鄭鄭一河南韓鄭君乙二邾莒亡於齊邾魯

縣故邾也邾曹姓國世楚滅之莒屬陳蔡

於楚陳舜後漢淮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

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今君恃韓

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陰合於

趙以備秦則不毀

凡一十九章

鮑氏國策西周卷第一

新刊

宋本高誘注
東周起

多同見
於材料

戰國策東周卷第三

編雲鮑

彪校注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相公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

其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謚也又紀西周武王赧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項襄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武公赧王臣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西周用耶然兩周西先亡至莊襄元年俱滅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齊周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

率力出反

國策東周

之君臣內自盡盡其心計與秦計猶不若歸之大國

謂齊夫存危國兵危也周有秦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

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後

思凡陳田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不九鼎周君

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顏

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

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所從

往涂上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

猶言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

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沙元作海之上九域圖

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

徑於楚楚非滿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對曰不可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其

日久矣若入楚八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

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

效壺壺音甄醬音甄甄音甄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

非効鳥集鳥亦不免興馬逝並喻其灑然止於齊者

集韻灑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

之輓引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人也二

師徒步械器此具械器之總名所以備者稱

此稱足此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

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

甄一作

耳言許之而實不與也類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

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陽城之七年也周君謂周累曰子

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

材士十萬材士之有材武者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

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

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羈旅也集韻羈旅寓也攻宜陽而

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秦得留秦

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

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戰而勝則無

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松

故說之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寶

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實秦拔

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煮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

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德恩

也之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舉

兵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齊明楚疑

人兩見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

楚策

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
寶持二端言東兵不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

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

趣疾也督使疾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

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東周患

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

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

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

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

西周有望於上則作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

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西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相國將不

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

陳封之楚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許皆仕周而位在推下令向公之魏楚

韓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

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

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君自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

於秦史韓史疑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

叔韓公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而伐韓

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發使周使之楚

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不信周是韓不伐

也秦不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

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

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有彭謂士有國之士設

子之所怨也於韓而聽於秦也心措辭無不出於許若此者君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周穰秦韓穰食米也時秦救楚

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

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

之敵也勁強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彼前

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曰君不如令王王謂蘇

此時與報俱王其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故必

怒稱故者特為之合於齊怒最而及是君以合齊

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

也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屬不謀也

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絕敗三

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三

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以孤秦亦將觀

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則賣

秦也

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

非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魏襄曰欲秦趙之

相賣乎此賣何不合周最兼相皆相之魏視之不可

離視示字二國同相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哀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

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使趙以兵趙不敢戰

戰難先恐秦不已收也違其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

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王無人焉無王其事不可王

不去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合與收齊與即謂

之與而以兵急之以兵則非急急之則伐齊無固守

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問言無他事矣齊改魏馬陵宜為魏讐因其言台曲

宜其國形宜相依也

謂周最曰魏王哀以國與先生也以德齒尊稱之貴人

於秦以伐齊欲貴猶薛公文田故主齊閔王也最嘗輕

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而公

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魏有為

茂行茂盛也明羣臣明猶示也據故主據仗持也猶

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行不與伐齊音去產以忿強

秦生此節目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秦忿不可公不如

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

全齊而有變傷齊者臣請為救之虛信矣無變王

遂伐之秦伐且臣為齊奴也為去音言其為如累王

之交於天下

累者事相連及謂齊魏

不可

此言非王之

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此累猶患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

凡鄭皆鄭人

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

一斤為一金

復取之周君子

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

之太卜譴之曰

譴謫問也

周之祭地為崇

之

杜赫周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

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

國小必賂以求

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

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

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

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人

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

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君必施於今之窮士

不必且為大人者或且為大人者此指翠也故

能得欲矣

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

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

三國隘秦

報十八年注具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

也於見其隘留其行進不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

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

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處國聽偵候之東三秦必重

公是公重周下衍字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

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善

宮書元作昌不下同此他亡西周以罪去之東周盡輸西

周之情於東周以輸言委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

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書

間遺宮他以為反間書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

可成亟亡來亡來亟急也事父且泄自令身死露則

死而不亟來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候候之吏楊雄

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

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

昭翦曰何也曰補此西周甚憎東周常元作欲東

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

也以惡元作之於王也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

東周之賊已此翦而以輕王周惡之於楚翦惡東

東周翦翦死則楚亦因重西矣東因得使楚惡之遽和

東周翦翦死則楚亦因重西矣東因得使楚惡之遽和

此其能復固於游談之口而無有封探翦之慮死如

周且以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

嘗傳蓋報二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

子秦攻齊禮使之相也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

子秦攻齊禮使之相也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

子秦攻齊禮使之相也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

處矣子因令周下衍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是天下
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
重矣

謂薛公曰曰周最於齊王厚也王閔而逐之聽祝弗齊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二字齊合上章所謂弗與

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有下衍齊秦有秦必

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趙以秦魏能左右

使猶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

行猶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又禁天下

之率率猶從也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

之也言齊王誰與為其國舍必重也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

故能得天下得天夫秦補齊合則趙恐伐秦伐故

急兵以示秦趙秦以趙攻齊與之齊伐趙趙趨猶

其實同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必不處矣據猶

言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故用祝弗即天下之

理也兵理在受

相呂倉君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前相工師籍恐客

之傷已也後工陳藉即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

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聽不可好毀人非端謂人也師籍

義不從何恤人之言

周文君史書陳周畧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

後書訓皆免士下術工師藉相言倉國人不說也君

有閔閔之心說也不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訓譽訓謗

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

非之見喪十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

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

相公宮中女元作市女閭七百問里中門也為門

之子居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家

仲蓋也以掩相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

毀也其意欲掩蓋相公耳一春秋記臣弒君者以

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

也虎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蓋見譽者於弒君

之上不言也故眾庶成強言師藉增積如山周君遂

不免卒相

温人之周温時為西邑綦周不納並東客即對曰主

人也矯稱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

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

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

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已而又知趙之難子不取

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齊下衍之合必先合

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墟公

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趙

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公東收寶於秦佐秦南取

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徐為之東為猶謀也

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

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戰勝

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使無多割割謂而聽

天下之戰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國大傷

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平不得聽秦也秦

盡韓魏之上黨太原魏地從西土元作秦之有

秦之所難者齊也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

晉之命趙以大傷覆元作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

投是何計之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為

石行秦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

起皆為之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

士備謹謂周君曰謂之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

爭於秦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凡二十六章

國策東周卷第二

國史

國史

上



13055